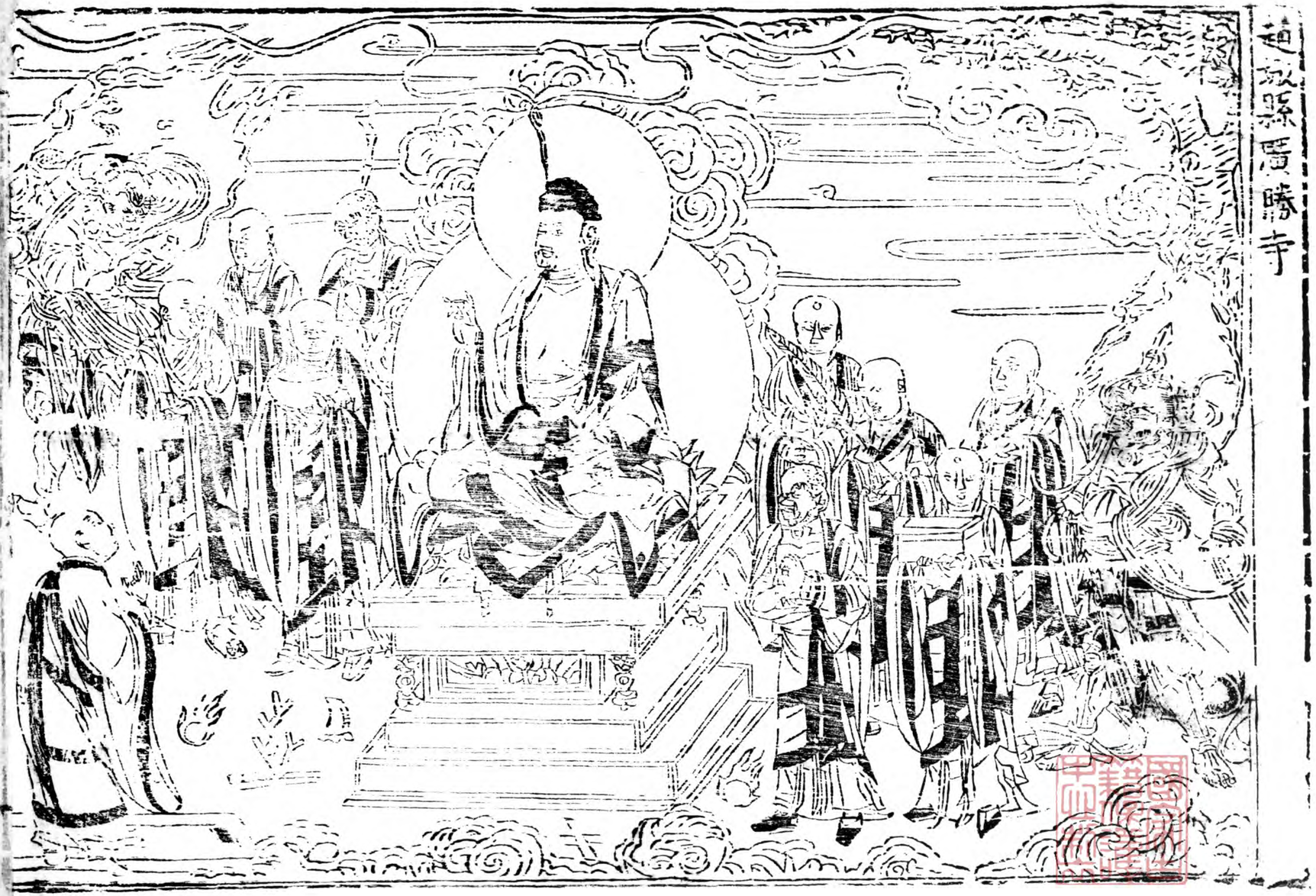

趙城縣廣勝寺

高僧傳卷第六

義解三

廣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高僧傳卷第六　義解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惠皎撰

釋慧遠一
釋慧持二
釋慧永三
釋僧濟四
釋法安五
釋曇邕六
釋道祖七
釋僧䂮八
釋道融九
釋曇影十
釋僧叡十一
釋道恒十二
釋僧肇十三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婁煩人。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　共契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

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加賛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

慶江東就范宣　共姜嘉遁值不反
已死中系寢乱南路阻塞志不獲從

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加
賛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
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
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
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
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揔攝經
維以大法為已任精思諷持以夜續
晝貧掖無資緼纊常闕而具弟恪恭
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
之費安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
籍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
神明英越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
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
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
時弥增疑昧遠乃引庄子義為連類
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
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
照灼志業清敏並推伏焉後隨安公
南遊樊沔為秦建元九年秦將符丕
寇厈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
去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
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
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公者豈復

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
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尋

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公者豈復

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尋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後卒成溪其後少時尋陽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虵從池上空須臾天雨歲以有年因号精舍為龍泉寺焉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栖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爐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名迸苦合凡在瞻覆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天竺有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鄰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住道取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覲會有西域道士叙

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

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金剛
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叙

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
算畫工淡絲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烟
霧暉相炳煥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
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
憂闇逾明宛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
同方迹絕杳冥其一湛湛荒宇靡勸
靡將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
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
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
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捉踵忘敬冈
慮冈識三光掩暉万像一色庭宇幽
鵲歸途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力惠
風雖遐維塵攸息匪聖玄覽孰扇其
極其三希音遠流乃眷東顧依風慕道
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絲
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
奇興開衿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
未曙駸駸神容依依佈欽遇其四銘之圖
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今所脩庶
滋塵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
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
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又昔尋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

又昔尋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艷發經旬弥盛侃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珎堂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珎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匆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間為之謠曰陶惟劒雄像以神標雲翔泛宿邀何遥遥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談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絶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絶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遥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鷹門周續之新蔡畢頵之南陽宗炳張莱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齊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惟歲在攝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

釋慧遠貞感幽與宿懐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

至慕賢屋庶能知之方明法性悟言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惟歲在攝提
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

釋慧遠貞感幽與宿懷特發乃延命
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
集於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
像前率以香華爺焉而誓焉惟斯一
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
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
矣推交辭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
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
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
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
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
則眇茫河津今幸以不謀而會心西
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
寢夢依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
景侔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
天啓具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
重精疊思以凝其慮然其景績參
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
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
肯命整矜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
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
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志薰合
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勉思策征之

道然復妙覩天儀啓心貞照識以悟
新形由化草籍狀蔡於中流蔡復可

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巖志兼合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勉思策征之

道然復妙覩天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草籍狀蓉於中流蔭瑣柯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泛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弥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塗而緬謝慨天官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强正少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遠講法花每欲難問輒心悸汗流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殷仲堪之荆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稜景不勸見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為庶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遥致師法謐脩書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美於遐齡聊想斯理久已

得之為復酬来信耳盧脩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脩父瑕同為書

越既復順而遊性乘佛理以衍心因山而推復何美於遐齡聊想斯理久已

得之為復酬來信耳盧脩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脩父瑕同為書生及見脩欵然道舊因朝夕音問僧有諫遠者曰脩為國冠與之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為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盧脩設帳棄尾左右曰遠公素王廬山與脩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賫書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閑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顏多疑滯後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尋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并製序摽宗貽於學者孜孜為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聞羅什入關即遣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

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

慧遠撰首去歲得姚秦宣譯本經書[illegible]
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

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
乖為歎耳須知承不通之會懷寶來
遊至止有問則一否九馳徒情欣雅
味而無由遣盡寓目望途固已增其
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
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和津妙
門感徹遺靈至於虛矜遺契亦無
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勲摩
戾吐曜則衆珎自積是惟敬人之道
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
懷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報
情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已若令
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
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
代龍樹豈獨善於往蹤今比量衣裁
顧登高座為著之并天漑之器此既
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鳩摩羅耆
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道心之
路不通得意之緣圮絕傳驛來況粗
承風德蕢如何必備聞一途可以蔽
百經言未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
哉仁者善加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或
博聞辯才深知慈之者道隆未具者疑

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
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illegible]

滯仁者倫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為愧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灌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顧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來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奠有餘暇一二為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

倫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

傳聞辯才深知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

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末

倫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慈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礼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秦王姚興欽德風名歎其才思致書慇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申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新出興送論并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申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荅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堵所容汲深非短

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

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來告之重輙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為二十卷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礼遠顧公勿敬之玄荅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遠荅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荅玄又問何以見顧遠云顧檀越安隱使彼亦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荅辭堅正礭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戒禁行脩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遣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凌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滑將

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堵所容汲深非短

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遣
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

與玄書曰佛教淩遲穢雜日久每一
尋至慨憒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滑將
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
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
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二理斯得
然後令餝偽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
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
因廣立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冲庾
冰輔正以為沙門應敬王者尚書令
何充僕射褚翌諸葛恢等奏不應敬
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為駮
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
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
既是情所未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
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令
以呈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
行之事一二令詳盡想必有以釋其
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
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
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
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
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
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

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

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情固已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

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尚執先志耻即外從而覩遠辭旨趑趄未決有頃玄基位即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已宜盡謙光諸道人勿致礼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謂在奉法則是順化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嬰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礼遁世則高尚其迹大德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刼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得則道洽六親德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日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桡礼乖高事

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日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真圓化發攻難未

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来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咸異終斯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騖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捉于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覲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脩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頗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咨陽中感懷知所患未佳其情耿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常本兼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群書夫預學徒莫不依擬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朝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

和上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

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梳礼五乘高其事

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朝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

和上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者年皆稽賴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轂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而弟子收葬尋陽太守陀保於山西嶺鑿壙開隧謝靈運為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辞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采灑落故圖像于寺遐迩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旬善文史巧才製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

憩荆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持形長八尺風神儁爽常講莊老內

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經述不二旨
及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

憩荆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
持形長八尺風神儁爽常躡草屐納
衣半脛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
千皆以持為稱首持有姑為在名道
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咸於佛法欲
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
晉衛瑯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
沙門僧伽羅又善誦四含珣請出中
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
山少時豫章太守范甯請講法花毗
曇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遥集王珣與
范甯書云遠公持公孰逾范荅云誠
為賢兄弟也王重書曰但令如兄誠
未易有況復弟賢耶兖州刺史瑯琊
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撿曰遠持兄弟
至德何如撿荅曰遠持兄弟也綽綽
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関遥相欽敬
致書通好結為善友持復聞成都地
波民豊志性傳化兼欲覩矚峨嵋振
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辞遠入蜀
遠苦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波樂
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
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

為期耳於是兄弟双淚憫默而別行
達荆州刺史殷仲堪礼遇攸重持直

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洲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

為期耳於是兄弟收淚悶默而別行達荆州刺史殷仲堪礼遇攸重時桓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疎而一往神出見持有隣幾獨絶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欲結歡持既疑其為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栖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餐足之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悵知其不去到蜀龍淵精舍大弘佛法井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瑗推相崇挹時有沙門慧巖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盖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昇持堂者皆号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為蜀郡僧正巖公内外多解素為毛瑗所重後蜀人譙縱因鋒鏑之機攻煞毛瑗割據蜀土自号成都王機集僧設會逼請巖公巖不得已而赴瑗既宿昔檀越一旦傷破覩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為譙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態陴縣中寺縱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陴有所討裁還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

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漑水淡然

從子道福函悖尤甚將兵往開有所討裁還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

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澠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怙還止龍烈寺講說齋戒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七十有六臨終遺命務昜律儀謂弟子曰經戒如平地衆善由生汝行住坐卧宜其謹哉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洳在西間法典囑弟子曇蘭洳業行清敏蘭神悟天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為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既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積盛又慧遠同架遂有意終焉永貞素自然清心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躭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率以終歲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室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

輒駐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為虎所噬為虎所噬

思輙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室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

輙駐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遥指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慰還營因尒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所為耳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鎮尋陽陶爰集虎溪請永及惠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論舉動可觀永恬然獨往率尒後至納衣革屣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散無矜衆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執卑恭以布冥福永厲行精苦頹生西方以晉義熙十年遇疾綿篤而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痾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荅云佛來言終而卆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中來入

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捷鍊心貫其深要年始過立

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晉太元中來入

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數皆遊鍊心貫其深要年始過立便出邑開講歷當無匠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者尒其人乎後停山少時忽感蔫疾於是要誠西國想像弥陁遠遣濟一燭曰汝可以建心安養竟諸漏刻濟執燭憑机停想無乱又請衆僧夜集為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暫卧因夢見自秉一燭乘虛而行覩無量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欻然而覺具為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須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卧顏色更悅因謂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轉身右脅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五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弟子也善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矇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々有一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安至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晚

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犬安前安為說法受戒虎居

兩安嘗遊其縣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問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晚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迓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鍾助遠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能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曇邕姓楊關中人少仕為秦至衛將軍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符堅南征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為遠入閑致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峯岫强梗果敢專對不辱京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以遠年高遂不果行然遠神足高枕者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異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

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
託擯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

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与弟子曇果
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
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
少時邕見一人着單衣帽風姿端
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
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襯以
外國匕筯礼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遠
臨亡之日奔赴號踴痛深天属後往
荆州卒於竹林寺

釋道祖吴國人也少出家為臺寺支
法齊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学後与
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
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
每謂祖等易悟尽如此輩不復憂後
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
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
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
祖為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瓦
官寺講說桓玄每觀聽乃謂人曰道
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
玄輔政欲使沙門敬王祖乃辭還吴
之臺寺有頃玄篡位勑郡送祖出京
祖稱疾不行於是絶迹人事講道終

日晉元熙元年夲春秋七十二矣遠

之臺寺有頃玄嘉位刺郡送祖出京
祖稱疾不行於是絶迹人事講道終

日晉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二矣遠
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
山中無刻漏乃於衆水中立十二葦
狀蓉因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
焉亦嘗作木鵝飛數百步遠又有弟
子曇順曇雲詵並義學致譽順本黃
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
德行南蠻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
寺請經始遠遣從焉詵亦清雅有風
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
道恒道授等百有餘或義解深明或
庄拯衆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
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

釋僧碧姓傅氏北地泥陽人晉河間
郎中令遐之尤子也少出家止長安
大寺為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
匠碧初從受業後遊青司樊沔之間
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庄振佛
法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僭有
關中深相頂敬興既崇信三寶盛弘
大化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
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遠僧
復集僧丘既多或有愆漏興曰凡夫

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不刻過
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業因下書

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關遂僧
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違興日凡夫

學僧未階苦忍安得無過過而不刻過
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書
日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尼已多應
須經領宣授遠規以濟頹緒僧䂮法
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
僧主僧遷法師禪惠兼修即為悅衆法
欽慧斌共掌僧録給車輦吏力䂮資
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
厚給共事純儉允愜時望五衆肅清
六時無怠至弘始七年勅加親信伏
身白從各三十人僧至興䂮之始也
䂮躬自步行車輦以給老疾所獲供
卹常充衆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
律勗衆無倦以弘始之末卒於長安
大寺春秋七十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
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
不覺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
遺一字既望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
迄至立年才解英絶內外經書闇遊
心府聞羅什在關故往諮稟什見而
奇之謂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特
聰明釋子興引見歎重勅入逍遥園

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令行
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更尤精

聡明釋子興引見歎重勑入逍遥園

叅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令行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剖析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講新法花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聡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関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駜負書来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捕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関中僧衆相規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聡明餘人捕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関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詭杭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辞理已屈

猶以廣讀為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

必集融與婆羅門掇相談析銓辯飛
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

猶以廣讀為奪融乃列其所讀書并
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
朝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鄰忽輕余
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礼融足數
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
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
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
不狎諠常登樓披卷懇懃善誘畢命
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
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
疏並行於世矣

釋曇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
虛靖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
審過似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
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波若每法輪
一轉輙道俗千數後入關中逃興大
加礼接及什至長安影往從之什謂
興曰昨見影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
之僧也興勅住逍遥園助什譯經初
出成實論凡諍論問荅皆次第往反
影恨其支離乃結為五番竟以呈什
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義
疏已有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栖隱處

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
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義
疏已有四卷并注中論後山栖隱處

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
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
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投僧賢法師為
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至年二十
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
經屢布談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
賢曰叡比格難吾累思不能通可謂
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
處處講說知音之士負袂成群常歎
曰經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
心無地什後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
卷始是鳩摩羅陁所製末是馬鳴
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
薩禪叡既獲之日夜脩習遂精鍊五
門善入六淨為司徒公姚嵩深相礼
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
之松柏興勑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
才器叡風韻霜流含吐林蔚興大賞
悅即勑給俸邸吏力人舉興後謂嵩
曰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於是
美聲返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
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

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
此語與西域義同旦在言過賢叡

美聲返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
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

公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
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
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
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
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
七變處文破畔曇而在言小隱若能
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
果不諮什而契然懸會什歎曰吾傳
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
大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
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
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弘贊
經法常迴此業願生安養每行住坐
卧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
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誓願願生西
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
疑城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
以大慈為永切法朋也於是入房洗
浴燒香礼拜還牀向西方合掌而卒
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
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
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釋道恒蓋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

忠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
俗必有輔致之功長道公張成頌弟

叡公同學亦有高名去

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

忠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成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手自畫績以供膳奉而篤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遊刃佛理多所兼通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即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道摽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次秦主姚興以恒摽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勑為尚書令姚顯令敦逼恒摽羅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摽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勑尚書令顯令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在道味寧繫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為辭也恒摽等荅曰奉去月二十日詔令奪恒摽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恒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緇服之下揞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關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疋夫之微

世事徒發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
昔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容管

寧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正夫之微
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顧鑒
元元之情垂曠道扶之理也興又致
書於什碧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
傾想漸暖比休泰耳小虜遠舉更無
虞分正有憒然耳頃万事之愆須才
以理之近詒恒摽二人令釋羅漢之
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在顏法師等
助以喻之什碧等荅曰蓋聞太上以
道養民而物自是其復有德而治天
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違性之難御悟
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
讓放扶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
射度辞蒲輪於漢岳蓋以適賢之性
為得賢也今恒摽等德非圓達分在
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數折
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
功德顏陛下施既往之恩縱其微志
也興後頻復下書闔境救之殆而得
勉恒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
我神生我名者煞我身於是寓影巖
壑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
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

恒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摽作舍利弗眠
曇序并帝王高文並行於世

整畢命幽藪蔬食味禪緬迹人外晉
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
恒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摽作舍利弗眡
曇序并昌主高文並行於世

釋僧肇京地人家貧以傭書為業遂
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愛好
玄微每以莊老為心要嘗讀老子德
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神冥累之
方猶未盡也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
受披尋翫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
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
而名振關輔時竟譽之徒莫不猜其
早達或千里趣負入關抵辯肇既才
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
滯時京地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挹
其鋒辯負氣摧衂後羅什至姑臧肇
自遠從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
亦隨返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遥
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
舛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諮
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
波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
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辞
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
論乃歎曰不意方抱復有平叔因以呈

遠公遠乃撫机歎曰未常有也因共

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
論乃歎曰不意方抱復有平叔因以呈

遠公遠乃撫机歎曰未常有也因共
披尋翫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
頃衾微問有懷遇仰歲末寒嚴體中
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悒蘊弟子枕病
草擇常有弊痺頓彼大衆康和外
國法師休念不去年夏末見上人波
若無知論才運清隽盲中沉允推步
聖文婉然有歸披味懇懃不能釋手
真可謂浴心方等至淵悟懷絶冥之
肆窮盡精巧無所閒然但聞者難曉
猶有餘疑今輒條之如左頓綴容之暇
粗為釋之肇荅書曰不面在昔佇想
用勞得前疏并問披尋反覆欣吞覃
對涼風或節頓常何如貧道勞疾每
不佳耶此大衆尋常什師休勝秦主
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弘道
是務由使異典勝僧自遠而至靈鷲
之風萃乎茲土領公遠舉乃是千載
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
部什師於大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
曠日有異聞禪師於凡宮寺教習禪
道門徒數百日夜匪懈邕邕肅肅晉欣
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

若覩初制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

道門德業西出不頭惟慈悲讀誦[illegible]
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

若覩初制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
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問中
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
茲盛化自不覩釋迦沤洹之集餘復
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
集耳稱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妙
切難為郢人貧道思不閑微兼拙於
華語且至趣無言言則乖旨云云不已
意何所辯聊以狂言示訓來旨也肇
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
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
之亡後追悼永往翹思弥厲乃著涅槃
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
涅槃泰言無為亦名滅度無為者取
乎虛無寄寞妙絕無為滅度者言乎
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
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者蓋是
出處之異号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
之夫涅槃之為道也寄寂虛曠不可以
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
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
其蹤仰之冈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
生力負無以化其體眇渺惚恍若在

若往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聲
窈窈冥冥誰見誰曉弥倫靡所不在

若往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
窈窈冥冥誰見誰曉弥倫靡所不在
而獨戋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
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
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
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
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為
神御故口為緘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
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斯滅
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
湛若虛空無證語曰涅槃非有亦復
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
作也豈虛搆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
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
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
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
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万累都捐
万累都捐故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
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在與
道通同故沖而不改沖而不改不可
為有至功常在不可為無然則有無
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
四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泊焉而泰

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
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

絶於内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
四空之所昏昧悟亐而夷治焉而泰

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冥會
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
無題牓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邈
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
載論成之後上表於姚興日肇聞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
治天下伏惟陛下叡拾欽明道與神
會妙契環中理無不曉故能遊刃万
機弘道終日依被蒼生垂文作範所
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
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眇湛
希夷絶視聽之域幽致虛玄非群情
之所測肇以微軀猥蒙國恩得閑居
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衆經
殊趣勝致非一涅槃一義常為聽先
但肇才淺闇短雖屢蒙誨喻猶懷漠
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
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
諮叅無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
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決其方
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一日遇
蒙荅安成侯嵩問無為宗極頗涉涅
槃無名之義今輙作涅槃無名論有

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
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日開詣神心窮

蒙荅安成侯嵩問無為宗極頗涉涅
槃無名之義今輙作涅槃無名論有

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
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日開詣神心第
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喻前學徒耳
若少參聖旨頒勑存記如其有差伏
承旨授興荅旨懇懃備加賛述即勑
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為時所重如此
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
一矣